

文建朝野彙編

止十九之二十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一	三	五	三
九	三	三	三
二	九	三	三
一	〇	二	一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漢
八	一	二	書
函	〇	五	
三	一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53
冊數	10 (10)	
函號	286	16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YM

© Kodak, 2007 TM: Kodak



建文朝野彙卷十九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

建文傳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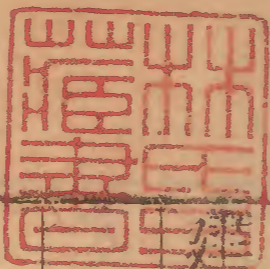
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北虜擇可以鎮者遂以封上

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

出歷代君鑒

梅殷尚

太祖女寧國公主最有才智



九

淺草文庫



屠叔

太祖最眷注之臨崩時 皇太孫與殷侍側受
顧命首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
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
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言訖而崩 出資治全紀

太祖嘗夜寢夢二龍鬪于殿黃者勝飛去白者
負而如蟻蜒明旦

太祖視朝見 帝居殿右角 燕王侍于左前
太祖見而怒以位居 帝上也尋命幽之別宮

令不得進食

高后憐而私與之得不死久之始釋焉 出小史
懿文薨後

太祖欲立 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 皇孫見
在且上有秦晉二王將焉置之

太祖曰曉人當如是矣遂立 建文諸王皆會
入殿門 燕王徑前拍建文背曰吾見不想

汝有今日 上坐殿中遙見之大聲曰如何打我 皇孫建

文叩頭言四叔愛臣戲相拊耳

上曰汝尚爲之諱邪命拘宮中禁餽侍七日無恙

上怒亦解乃釋之

出說聽

太祖一夕夢二龍鬪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

建文

成祖同戲建文著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

建文頭顱頗偏匣髡緇之具戒曰必嬰大難

乃發靖難師臨城啓視一刀一度牒有勅

出欲生懷牒爲僧密地去不然自盡遂焚宮

去出建文遺跡革除君紀同

地道出東南似當時齊泰黃子澄知之而傳於人故

文廟靖宮之日以爲匿於僧錄洽南洲以他事

禁錮之齊泰追至廣德不及被擒

出叙錄

金川門破帝急召程濟問計濟曰天數已

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

上祝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共

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 帝至南京人尚識
濟至京莫知所終

父老相傳 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顱
頗偏

高廟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及讀書甚聰
穎拙夕 懿文與之侍側

上命詠初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
推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
九州皇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搯作天上痕影

落江河裏蛟龍不敢吞

上覽之默然蓋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
也又曾作金陵詩曰此日乘輿看晚晴鬱蔥
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
凰城人以爲

文皇識云

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 建文曾居於此至
今其厠如樓非常人家所造後自川歷滇故
沐春之傳云常使人護衛往來於西平侯弟

草里彙編 卷十九
四
晟之家

出叙錄

帝由地道出在沐黔公府後乃沐爲奏還故有
題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常題詩壁間其
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
反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
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
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
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迴迴北望天
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袞袞新換袞龍

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其詩

至今留庵中

出蜀都雜抄

建文之逸也一御史隨之君臣俱祝髮爲僧建
文居山中不出御史時出應付又不通佛經
止誦周易而已得襯施買米麥以供建文後
御史病死或謂御史卽雪庵和尚非也姜時
川曾言其姓惜乎失記建文無從得食故不
得已而出

楊循吉云

黃御史大克言其鄉侍郎王瓚述其前輩某

爲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親見一老僧坐于
都察院堂上後解至京 朝廷審問得實密
養于禁中聲言有僧妖言惑衆取獄中一老
囚髡之斬于市以息天下之心 建文竟以
壽終葬西山某處

黃泰泉云建文更姓名曰楊應能後被恩恩
州知州岑瑛捉解赴京陞州爲府卽擢瑛爲
知府

建文在湖湘間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

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
門者不知誰何聽之直入至堂下坐于地御
史問爾何人訟何事與以紙筆卽書云告狀
一人姓朱

太祖皇帝長孫 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御史驚
曰老和尚事真僞不可知卽真也吾與爾無
君臣之分不得行此禮雖然爾老如此復欲
何爲曰吾老矣無能爲也所以出者吾此一
把骨當歸于父母之側耳幸爲達之御史命

法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令送至京師遣內豎往視咸不之識建文曰
兒曹幼安得及事我固應不識也吳誠在召
之來衆具以白

上命誠往亦爲遲疑建文曰不相見四十年可
記得某年月日某殿汝侍吾膳吾以挾一臠
肉賜汝汝兩手皆有所執不得執吾擲之地
汝伏地以口取食之寧相忘邪誠憶之大慟
反命曰信也

上命迎大內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

出吾學編

華朝志同吳誠一本作吳亮

薛院判言建文卒諡爲天下大法師且出其
供狀云錄之秦宦官家秦言是建文手筆供
狀皇親朱允炆年六十四歲耳聾疾係
太祖高皇帝長皇孫初治天下不得太平戊寅
年

公皇崩駕允炆於閏五月十六日登基管四年
天下壬午年有叔王金川門來允炆從水關

走出爲僧三十九年至今年老耳聾難以度日思想

公皇墳墓在九龍山紫金地上年久無人拜掃前去思恩州借土夫三名不想州官有護國之心將允炆捉赴總兵官處解赴來京允炆不從實供難辨真假供狀是實

出說聽

宣宗章皇帝卽位少帝自江南來歸京師上書云吾當時避難後宮密竇以出人不知也况祝髮爲僧某寺約居幾十秋矣吾於革代之

際深自退藏故人無聞我生者

皇祖尚有密勅在此可考吾今年餘七十來無所望祇欲還家死於自土上耳何得淹沒異鄉而不知者哉他日史官亦知我非自刎也於是奏聞

章皇勅當時故老之臣以物色辨其真僞至則一老衲而已莫知其爲故君也獨一老宦頗憶少帝舊容遂訪問焉而故帝視其老宦若素識者不覺涕泣流溢迺言吾於七夕之時

賜桃實三枚與爾爾匍匐下食其一以懷
其二吾問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老父在家
欲懷此獻吾乃嘉爾孝誠賜五十枚君頗憶
此否老宦勿覺遂抱持大哭已復吏部尚書
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復在皆來訪
問先朝密事歷歷無差謬焉始知其為不死
矣乃相向拜而泣者久之一時故臣皆來弔
探莫不痛哭哀至僉舉以實聞

章帝詔收諸王館中未幾一夕暴卒後命以公

禮葬於郊外

帝奔往田州土官處自明為建文君官司震愕
因送赴京號為老佛至長安門賦詩進朝廷
詩云牢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
坤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
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渚一云
細柳年
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出君記

正統七年有僧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
司奏上驛送赴京號老佛寓大興隆寺京城

內外僧拜謁無虛日皆曰此海外高僧科道
 屢言恐惑眾 朝廷命中官吳亮審視之老
 佛即曰汝吳亮邪亮曰否曰我昔御便殿食
 子驚棄片肉于地汝時手執壺狗餽之何謂
 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
 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
 潤玉為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君跌坐藩堂曰
 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出遜國臣記
 吳亮者革除中為中官最親幸永樂中從行

在儵巷居故今京師有吳亮官人巷

出革除遺事

史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
 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
 今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清進特詣思恩
 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
 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為楊應祥釣州白沙里
 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貴至廣
 西

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

朝野彙編 卷十九
戍邊衛此事與薛應旂所紀相近然應旂實
借此而附會之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
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六年當六十
四耳不應九十餘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
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肯出而
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
誤之耳亦未可深信也

出弇州別集

朝廷差湖州尚書嚴震往交趾相見帝於晟
家嚴思不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

縊死明日建文逃焉及老遁至嶺南橫州壽
佛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者千數橫州
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亦從受浮屠法
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手筆也

出日

新里手鏡

建文由浦江入義門鄭家鄭在建文在東宮時
帝使引見曾識其人今接以高臺坐稱老佛舉
家拜齊供奉後寢之內兄弟入祠堂夜哭甚
哀知家必破在旦夕也明日建文詢其何以

哭且曰我亦速行後不知所終 陸燦記

建文出河南居某寺寺僧不之知一日有盜劫

寺中俄而一文官一武弁來捕且將屠其寺

僧徒洶擾建文乃大書黃布擲出曰聖旨令

官軍散二官執而問之建文道其詳乃聞于

朝 朝廷命官迎至京師就養焉 出孤樹哀談

天順間帝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

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

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儼傷實為我也

衆聞之悚然聞于朝乘傳至京師有司皆以

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

十四日宮中火起自焚有一璫服上冠冕袍

赴火死以絕衆心 上出亡 建文編年

壬申葬

建文皇帝初宮中火起時后馬氏赴火死及

上入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

后尸為建文君召翰林侍講問葬禮王景曰

當葬以天子之禮

上從之 出憲章錄

洪熙初元四月

御製大明神功聖德之碑有曰 懿文太子薨
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 建文君嗣位左右
以望氣之言屢進削奪之計時諸王多以罪
削於是奸臣造誣飭詐言

皇考責過之書數言王府羣臣惴慄

皇考諭之曰省已不愆矣恤外言哉凡上章自
白奸臣皆匿不奏而布置其黨於北平三司

繼調八府兵圍王城護衛羣臣言事急矣寧
當俛伏作杙上肉乎既而兵增三匝衆忿出

鬪

皇考不能止也圍城兵稍却

皇考泣曰汝輩成吾罪矣猶上章自冀朝廷之
開悟也又為奸臣所格不達而京師數十萬
兵奄薄城下於是

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負朝廷遂以護衛將士朝
京師且面陳奸臣之罪請誅之既歸奉藩時

朝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倒戈迎降
皇考撫而散遣之多願侍衛不去既臨大江江
師具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豫待

皇考慮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
得已來朝之故奸臣蒼皇知罪不宥閉皇城
門不內而脅建文君自焚

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
用寧邦家何不寤邪遂備天子禮歛葬釋親
王囚執奸臣數其罪斬于市告謝

祖宗將北歸諸王及文武羣臣合辭上請今國
家無主願留以主宗社臣民

皇考固讓弗獲乃既卽 大位凡建文奸臣所
削諸王封爵所變亂

洪武制度所廢黜

洪武臣僚其非罪者咸復之中外文武之臣無
改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嗚呼盛哉
六月十七日

成祖入宮以建文君焚死哭之曰小子無知
乃至如此遣官致祭徹朝三日

出資治全紀

宣德間建文祝髮為僧乘一騾遊滇南入黔
國公第公與夫人識之置上坐飲食皆跪進
時有吳李二人亦識而隨之僧見其誠懇問
相隨之故二人曰吾家死渡江之難止存餘
息今得主君故隨行耳事聞御史械二人送
京師僧懼請與同往

上遣老閹十餘輩視之僧問金某在否曰吾昔
命汝作某事不稱欲責汝而止汝尚記之否
金即俯伏流涕

上憐之命養於潛宮卒禮葬于平山隙地或云
送葬鳳陽吳李二人發邊戍宥還陳司成霽

言王文恪公言

出皇明紀略

鄭義門廳事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貯經史
以訓子弟五貯兵器以備不虞中扁孝義堂
乃建文君之筆也永樂中或誣建文君
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前三日堂扁因

索朽墜地撤去使者至莫可蹤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扁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莫測矣於此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佑之也

出歸正集

浦江鄭氏建文君朝曾旌其義門出亡之後藏焉

文皇遣胡濙訪之胡公將至鄭氏先一夕前堂中所懸旌幃墮地建文覺其不祥遁去未幾

胡濙到門矣

出野記

建文帝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又云其出由地道有南京殷秀居大明門左側殷言地道處曾裂縫一條渠童時嬉戲以線繫銅錢垂下探之其深一丈餘

出建文編年

已上建文君或云自焚或云出亡或云出而復歸其所作詩皆不知真偽附會傳疑諸臣生死心迹有可疑者亦附于後

吏部尚書張統

公諱統字昭季別號鷄庵父號月朋文行知
名公才識通敏洪武間由明經舉歷雲南布
布司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地土貢賦
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解宇與夫上下典
儀公用程度悉公裁定夷民心孚遠近奠安
洪武三十年三月入 覲考最爲天下第一
三十一年爲吏部尚書

文廟繼統命公與戶部尚書王純俱以半俸致

仕公遂自經于部之堂後出說纂癸集金聲玉振同

或曰統聞

文皇御極自堂上投于地曰臣當一死報國即痛哭一晝夜淚盡繼之以血迨曉竟起自縊張統字昭季西安富平人由明經累官至雲南布政使時初建邦公私百務悉其裁定高廟嘉其能勞以璽書革除召見為冢宰靖難師起預謀抗禦及討奸黨與焉既而召諭之曰卿事

皇父久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給半俸備顧問遂自經于退思所

外史氏曰統之死較之諸公雖未為烈然其過于鄭賜王純輩則遠矣

尹文和公直贊曰赫赫太宰其氣桓桓早舉明經歷掌滇藩干戈甫定百廢俱完民夷綏服遠近奠安課最第一乃統百官品裁允當知人匪難靖難師至智力俱殫自獻自靖節重太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張統陝西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陞通政司叅議尋出爲雲南叅政進左布政統在雲南最久夷民心孚遠近安之朝廷賜璽書勞之有曰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徵拜吏部尚書滇人思慕如失父母靖難師至討奸黨統與焉得宥復職

成祖召統及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言無

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已而自經于部之後堂 皇明通紀曰

成祖討奸黨張統與焉以茹瑺李景隆言得宥復爲吏部尚書一日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爲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此統懼而自縊

出忠義流芳

張統字昭季號鷄庵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

行知名統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懿文皇太子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爲雲南布政司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禮公用程度悉裁定之夷民心孚遠近奠安是時雲南多宦賢如董倫王景韓宜可輩皆厚恤之不問識與不識皆若親戚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三十年三月秩

滿入 覲考功爲天下第一 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撫守爾統實先赴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供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乃賜宴賚遂還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去官之日滇人如失父母時

建文君初更化旁求遺逸日多集闕下者委

統試之監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皇帝實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者考

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在試列統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名後果大用其知人之鑑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師至討奸黨統與焉及上卽位召統與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

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許向朕直言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出革除遺事

耀州張統有學行尚氣節國初以人才詔

赴京師初試部職建文時歷陞雲南布政永

樂初召回臨行與妻子訣曰吾荷先帝知

遇起在草野一旦叨此重名今國事已移去

則何爲唯一死以報國也偕至鍾山下有深

淵名龍潭張乃沐浴具冠服向淵慟哭再拜

朝野叢編 卷十九
投于潭而死其妻與二妾四子見張投淵皆
大慟繼之家僮及隸卒各二人咸慟哭云相
公娘子輩皆爲國亡我輩不爲相公而死乎
亦把臂連死于潭 出客座新聞
按張統洪武末以雲南左布政召回拜吏部
尚書壬午初謁

太宗賜勅慰諭最後乃經于後堂耳客座新聞
所載無一實者張公在雲南政績甚著將來
宜入循吏傳不宜與方鐵諸公同 出史乘攷

學士董倫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章
遨遊山林間布褐藜藿澹如也從游者衆稱
貝川先生勝國時累辟不起 國初擢用單
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
右贊善事

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
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叅政留情民瘼嘗上封事
數千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上擢伯衡陝西右叅議三十年註誤免官典教
滇南

建文君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鎰
至成都蜀獻王敬禮倫抵滇開心訓化不忍
鄙夷其人雖蠻童僂豎皆知向慕

建文君卽位念舊臣屢詢倫左右亦多薦倫者
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賜御書怡老
堂扁及髹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略曰桓
榮設几杖于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

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
則當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
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歎或曰此孝孺代筆
也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都御
史袁泰書泰恨縉中傷縉

上令縉十年著述來京擢用未及期

上崩縉赴臨有司謂赴臨非 詔旨謫縉河州
衛史縉與倫書祈援倫左右縉得召還爲翰
林待詔倫爲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爲時所重

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
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出
遜國臣記

董倫字安常本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
自爲儒士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
志學者多從之游以所居號貝川先生元末
徵辟不出世高其行 國初擢用單縣儒士
張寧洪武十五年寧以倫薦遣使徵之爲春
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

懿文皇太子其所諫說多忠厚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月由右春坊右
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 賜文綺六疋鈔五
十錠會 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
叅議在任盡心民事名其堂曰退食思政之
堂方孝孺記之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不愜
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伯衡爲陝西右叅議三十年以誑誤
坐免典教滇南 東宮憐其老賜白金若干

南野叟集 卷十九 二六
鑑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
送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煦
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
洪武三十一年後五月

建文君卽位眷念 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
多言倫可用卽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
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皆
入館閣侍經史是年七月十三日 御書怡
老堂三大字及髹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

表謝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袁
泰書泰啣之因肆誣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述始許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權臣謂赴臨非 詔旨遂
謫河州縉與倫書祈援歲餘權臣黜倫爲言
之乃召縉還以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
此倫爲人質直忠厚富文學爲時所重革除
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

太宗卽位時倫年八十餘有 旨令致仕出京

朝野彙編 卷十九
二
悒悒成疾數日卒

出革除遺事金聲玉振同

兵部侍郎徐垕

徐垕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垕以草茅愚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侍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墮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招集義勇明年

建文君遜位去垕家覆沒於京師垕義槩侃然

杜門終老 出遜國臣記

徐垢字宗實以字行台州黃巖人元末教授鄉里洪武壬戌應聘入見

高皇帝善其通達治體命司風紀辭乃授銅陵簿積官至兵部侍郎建文中奉使兩淮多所建明海州有節婦待小花者年十六許嫁而夫死歸夫家持服守節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難之宗實以其立心卓異宜旌廷議從之比使兩浙以嫉惡太過被劾奪

其職尋起為尚寶司丞

太宗即位乞骸骨許之歸家杜門謝客越二載臬司鞠囚獄詞牽連逮至京奪于旅

出革除遺事

工部尚書嚴震直

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授試叅議尋受戶部郎中陞工部右侍郎逾年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

上付震直訊報具獄

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使龍州二十八年修桂林靈渠尋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廣鹽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郡震直

質直勤敏

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
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昇
夾至北平

建文君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回至
雲南見

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震直魁梧幼不喜讀書
力田供徭賦顧長于算數寡學識諸權貴人
皆喜之

出遜國通記

開國公常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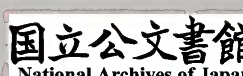
常昇開平王仲子也兄茂洪武二年以父功
封鄭國公三年宋國公馮勝出塞征納哈出
茂本勝壻勝言茂驚潰納哈出衆降人械送
京師茂亦言勝短

上召勝還奪總兵印罷朝請茂安置龍州
上念開平王功二十一年封昇開國公懿敬皇
太妃昇姊也靖難兵至浦子口昇及魏國公分
道出戰衆散金川門失守昇見

文皇得不死昇子繼祖坐事謫雲南臨安永樂
二年召至京賞鈔幣遣歸謫所繼祖六子長
寧寧子復弘治五年 詔錄太廟元祀功臣
復得為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卒子經嗣老
子鳳卒子玄振嗣嘉靖十年進劉基侑享太
廟并議常李鄧湯四王後十一年續封玄振
懷遠侯 出遜國臣記

長興侯耿炳文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取滁和積功為管軍總
管克采石取金陵丙申與士誠戰賈勇先登
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
守將降其兵會立元帥府於長興以炳文為
總兵都元帥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
千餘級拜指揮使吳元年破蘇州陞大都督
府僉事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右帥府副
使二年陝西鎮守三年秦王府左相兼陝西



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十四年破虜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鏹鈔造第鳳陽葺先塋贈君用爲侯二十五年兩當妖人作亂總兵討三年平之三十年充征西將軍勦平蜀盜三十一年鎮守遼東建文元年靖難兵起炳文爲征虜大將軍率衆二十萬北進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鄭州先鋒至雄縣文皇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執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張玉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戰衆皆潰降副將駙馬李堅都督審忠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執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

建文君始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代炳文竟至于亡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丹靛

朝里彙編 卷十九
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爲是耶其速改炳文懼
暴卒年六十五開國功臣謂炳文戰歿于陣
洪熙初盡以長興侯田舍賜畱守郭鑑云子
璿璣別有傳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獲
罪死 出遜國臣記遺忠錄同

耿炳文鳳陽人事見開國功臣錄建文改元
燕藩兵起命炳文佩大將軍印率衆二十萬
援真定兵至雄縣燕王帥衆禦之會界中秋
出炳文不意遂破其城十日後復戰大敗幾

爲所擒遂奔還固守真定燕師攻二日不能
下而去炳文老將長於戰至是覆敗

建文君始有憂色以李景隆代之竟至於亡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

高廟取滁和積功爲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其後
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
與張士誠戰宜興君用賈勇先登而死炳文
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而
降其兵會立元帥府於長興以炳文爲總兵

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士誠就擒論功召見戟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改元授鎮國上將軍兼右帥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破虜兵于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鏹五萬錠

鈔五千錠俾造第鳳陽葺其先塋而追爵君用爲侯二十五年陝西兩當縣妖人作亂承制總兵聲討二十七年始免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爲征西將軍往勦平之三十二年鎮守遼東革除改元靖難兵起其年九月命炳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衆二十萬援真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鄭州先鋒至雄縣

太宗帥師禦之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

引衆來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虛實
遂長驅至真定壬戌靖難將張玉朱能譚淵
來戰炳文敗幾爲所擒奔還滹沱河東炳文
衆尚數萬十月復與能戰衆皆潰降副將駙
馬都尉李堅都督審忠顧晟都指揮劉遂俱
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
炳文老將長於戰至是覆敗

建文君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遂
至于亡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江
都郡主革除中爲駙馬都尉璿龍虎將軍後
軍都督僉事嘗率遼東軍馬與江陰侯吳高
圍燕城有功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獲
罪死洪熙初盡以長興侯田舍宅莊給賜畱
守郭鑑云

朝野遺編 卷十九

江陰侯吳高

吳高父良以開國功封江陰侯卒贈諡江國襄烈公高歷官前軍署都督僉事洪武十七年嗣侯屢出山陝北平河南練兵從征胡二十八年有罪調征趙宗壽靖難兵起高總兵守遼東與楊文數以遼東兵攻永平文皇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遣人遺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

朝野遺編 卷十九 三

建文君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文守遼東竟敗
靖難後召高鎮守大同上言禦虜方略永樂
十二年被劾編民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
年

上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即死徙其家

會赦得釋宣德十年子昇乞嗣不許

出遜國臣記

吳高定遠人父良開國功臣累官至左都督
封江陰侯高洪武中為神策衛指揮使都督
僉事襲父侯爵有戰功鎮守大同受命于

建文君及燕兵戰於永平後歸附永樂中卒革

除中見疑革爵語在彭聚傳

出革除遺事

吳高江陰侯良之子為都指揮僉事與總兵
吳傑攻燕永平敗走復移鎮大同被燕行反

間計 朝廷見疑 詔削其秩安置廣西

出

忠義流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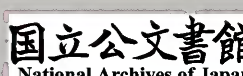
吳高江陰侯良之子為神策衛指揮使署前
軍都督府僉事襲父爵三十二年十月以遼
東兵十萬攻圍永平城敗走復移鎮大同後

以及間見疑 詔削侯爵安置廣西事見彭

聚傳 出革朝遺忠錄

歷城侯盛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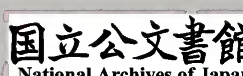
盛庸不知何許人靖難兵起充叅將從長興侯數失利長興侯召還又從曹國公轉戰燕齊間互有勝負建文二年七月鐵鉉守濟南燕兵圍急庸夜出劫戰晝憑城防禦盡毀燕諸攻具捷聞即軍中陞鉉為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平燕將軍總兵官代曹國公鉉叅贊軍務是年十二月戰東昌殺張玉三年三月大戰于夾河殺譚淵再戰敗走



德州欲搗北平燕兵長驅至淮上四年春夜
問庸趨靈壁齊眉山戰皆敗次于淮南六月
燕兵至浦口庸出高資港又戰敗及

文皇入繼勅庸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
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
革憊于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永樂
元年致仕千戶王欽發庸罪狀陞欽指揮同
知賞銀百兩未幾都御史陳瑛劾庸口出怨
言心懷異圖請誅庸遂削爵 出遜國臣記

永樂元年歷城侯盛庸暴卒 出憲章錄



駙馬梅殷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才智能騎射諸駙馬中

太祖尤愛殷嘗受密命輔

建文君北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

成祖假道殷割使人耳鼻授之詞曰留汝口與
殷下言君父恩義

成祖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

朝野彙編 卷十九
至京師卽 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至

殷殷得書慟哭詢

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見

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陳瑛言殷畜養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幾得罪明年冬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篋橋下曦言殷自投河死

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對曰此 上命也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上曰爲公主踪跡慎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

上乃以公主二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不得至今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

嘗貽書阻靖難兵

上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

高皇后第二女也

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兄子也尚第三皇女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洪武末出鎮淮安

太宗靖難兵起吏部侍郎茅大芳嘗以詩寄勉

之殷猶固守其地後臣民推戴

太宗繼統殷論其母家居無恙遂散師還京

上初不之罪已而藉寵者構成其獄死焉子孫

世襲孝陵衛指揮使玄孫純登進士改文階

後又復襲原爵遷中都留守

按殷為守將散師還京初不見

罪是取足矣然列之靖難錄則又似輕其後之死不類故准張統樓璉之例姑置此云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之從子洪武十一年選尚寧國公主授駙馬都尉革除中

出鎮淮安靖難師至與諸將固守及京師既定

太宗卽位殷聞其母猶無恙遂入朝有詔宥之永樂中早朝墜水死或言其抗拒罪不可赦乃殺之時公主方入賀宮中而殷已橫屍笄橋下

太宗還宮公主挽裾問曰駙馬何在

上默然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一玉一金予公主曰祿爾二甥爲世官爾可勿慟也於是長子順昌爲都督同知次景福爲旗手衛指揮使

上恒賜以手詔有曰若不念爾母親不至今日爾畜生宜知之故殷得保其後其四世孫純成化辛丑進士仕爲中都留守出革除遺事靖難兵未起時公主有書遺

文皇勸沮大計燕王不答逮兵興以手書寄之言興師大意且令遷居太平門外恐誤罹鋒刃及燕王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到

恒與同寢置于懷內如是數年比長乃已

小史

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靼人又與女秀才劉氏造為邪謀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因命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應得儀仗及從人數以聞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

出憲章錄

都督劉貞 一作真

劉貞合肥人開國功累陞右軍都督充大寧總兵官修懷來城改左軍靖難兵起貞及陳亨卜萬引大寧軍出松亭關營沙河欲復遵化亨有貳心

文皇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遂入松亭關貞夜負勅印浮海歸時建文君聞遣行北平諸將降

文皇籍貞家下獄俄貞由海道出福建還京

詔釋其家靖難後陞左都督督遼東恒懷愧憤永樂元年卒貞長女

文皇昭順德妃也以故得免於禍

出遜國臣記

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貞以都督爲總兵

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衆方苦邊無一人聽貞命者貞恐被執一夜竊負勅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已去意貞亦降矣因籍其家悉下之獄明日貞乃由福建還家人遂

得釋至今子孫勿替

出革朝遺忠錄

劉貞廬州合肥人見開國功臣錄洪武三十一年哨龍波臘柳杓文坡諸洞俱破之回京有寶鈔之賜尋往北平修懷來衛城池改左軍都督僉事北師起命貞與陳亨卜萬引大寧軍馬出松亭關駐營沙河以窺遵化燕王卒兵援之貞聞乃提兵入關堅守不出而亨有貳心陰通北師燕因謀去卜萬及北師攻大寧城襲破貞營亨率衆降燕王入大寧盡

握其軍以行時衆方苦近邊無一人聽貞命者貞恐被執乃一夜竊其勅印浮海走廣陵北師遂入松亭關 朝廷聞貞師敗意貞亦降矣因籍其家悉下之獄及貞之朝

上赦弗問家人遂皆得釋後陞左都督鎮遼東恒有愧色貞所以不見誅於燕至者有女爲燕王妃故也 出忠義流芳

劉真廬州合肥人元末仗劍從王師征陳友諒張士誠有功北定中原始授百戶累以功最遷至左軍都督僉事宣力廣西力擒土酋洪武三十一年哨龍波臘柳杓文坡諸洞俱破之回京有寶鈔之賜尋往北平修懷來衛城池改左軍都督僉事北師起命真及陳亨卜萬引大寧軍馬出松亭關駐營沙河以窺遵化

太宗率兵援之真聞乃提兵入關堅守不出而亨有貳心陰通北師燕因謀除卜萬語在彭聚傳及北師攻大寧城襲破其營亨等率衆

降

太宗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真單騎負勅印浮海走廣陵是冬十月北師遂入松亭關朝廷聞真師敗已降燕即繫其家屬及入朝上乃赦弗問壬午陞左都督鎮遼東恒有愧色永樂元年卒真有女爲昭順德妃所以不見誅者以戚畹故也大寧舊地自是失守棄諸塞外其軍皆改置真定云

出革除遺事

都督楊文

楊文和州舍山人洪武中屢立戰功官至左軍都督

高皇帝晏駕時文充大總兵官帥師二十萬征五開蠻夷其年五月命往揀擇北平行都司及王府精銳馬步往開平備禦閏六月召回後受命力禦燕師敗績

建文君亡後赦不誅永樂四年正月卒

出革除遺事

都督徐凱

徐凱合肥人開國功爲茂州衛指揮使守松
藩累立戰功洪武二十六年出掌鹽井衛事
征賈哈刺有功歷陞都督僉事鎮守四川階
文官軍叛會都督竇正討平之又充征虜大
將軍從沐春討刁幹孟有功建文元年從大
將何福征百夷爲副總兵靖難兵起從宋忠
北進練兵臨清二年十月吳傑平安守定州
盛庸守德州凱及陶銘守滄州爲犄角

文皇自通州直趨滄州凱大戰不勝入城東門
之卒先潰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許
胡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執

文皇飲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下遣至
北平仍其官祿靖難後暴卒

出遜國臣記

徐凱字子安廬州合肥人父興事

太祖皇帝數從征伐有功累官至成都前衛指
揮使凱襲興職屢立戰功陞驃騎將軍左軍
都督府僉事革除間及燕師戰於滄州被執

有女嫁爲前軍都督僉事竇忠夫人忠及燕
師戰於真定亦先執皆不死凱母程氏以壬
午年卒大學士胡廣爲之作墓誌後凱得罪
忠亦不知所終或曰與凱同死云然其死狀
不明也

出革除遺事

徐凱同程暹等守滄州燕王佯征遼東凱等
諜知之信以爲實然也燕王三更起程一晝
夜行三百里遇哨騎盡殺之食時掩至滄州
凱猶不知督軍運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

乃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倉皇無措燕
兵四面急攻王麾壯士由東北而登踰時遂
拔其城先遣兵斷其歸路生擒凱及暹及都
指揮俞琪趙許胡原等餘衆盡降凱等不服
誠送北平莫攷其所終

出忠義流芳

都督袁宇

袁宇者壽州人父洪嘗事曹國公李文忠以
開國有功累官後軍左都督有女長嫁李景
隆夫人其次爲韓王妃宇事

建文君屢有軍功爲都指揮與景隆及韓王嘗
矢心輔幼主終後軍都督同知永樂時得免
於誅有弟容爲駙馬都尉封廣平侯尚

太宗女故也

出華除遺事

都指揮卜萬

卜萬大寧大將也謀勇自負効死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萬步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唯命無庸賞

守者爲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大恚
至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
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
亨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
者卽亨後也

出遜國臣記

卜萬爲都指揮與都督劉貞指揮陳亨共守
大寧貞性柔懦不斷而亨有異心唯萬智勇
超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乃設爲反間計作
書貽卜萬盛獎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

一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
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能爲我
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如所言
爲請遂俱遣而無所賚不得賚者終不平至
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
萬執下獄籍其家

出忠義流芳遺忠錄以下

萬附彭傳見前

都指揮房昭

房昭守大同建文三年七月引兵入紫荆關
掠保定登山結寨號召義勇承制授指揮千
百戶進據易州水西寨寨在萬山中四面險
峻惟一徑攀援可上昭守寨集兵糧進攻北
平

文皇帝惡昭逼藩府急回兵渡滹沱河八月真
定將官都指揮韋諒率兵萬人運餉援昭
文皇曰昭得諒兵糧卒未可破比至餉入寨遂

進兵合圍真定裨將都指揮花英鄭琦來援
陣峨眉山下戰大敗英琦及都指揮王恭詹
忠等皆被執昭諒脫走水西寨遂破永樂元
年昭尚為將官備禦宣府

出遜國臣記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九 終

建文朝野彙編卷二十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建文定論

今

皇上御極七月二十八日膳黃

皇帝詔曰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甘蹈
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



朝野彙編 卷二十一
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
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
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
卽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
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恤錄

壬午八月

文皇帝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
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
焚之旣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
稽首未對李貫進曰實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爲賢邪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
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
惡乎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引建文壞
祖法亂政綱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
事朕則忠于朕不必曲爲掩覆也

十一月建文諸臣心不自安陳瑛挑之曰不
以叛逆處彼則我輩何名舉朝大吏俱不答

瑛遂決意泄忿密奏追廖昇黃觀王叔英周
是修王良顏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
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罪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又曰諸臣忠于
我

太祖故忠于建文勿問

永樂十一年正月 詔法司解建文諸死事

臣禁令

永樂十一年翰林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

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為

鄉人所持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

即日下令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來告者

勿理於是黨禁漸解

永樂十三年

上諭三法司各處妄告奸惡的好生擾害良善

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

提到官及未提者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

朝野彙編 卷二十一
以姦惡爲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言辭
率直無所忌諱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
之法

成祖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勿
以直而廢之

太后大漸乃召三楊於榻前問朝廷尚有何
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文
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事當命史官修其二

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
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納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
而傳之

后默然未答三楊卽趨下叩頭言三事臣等謹

受顧命

出憲章錄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丁巳

仁宗皇帝卽位十月三十日兵部官於

奉天門奉

聖旨比先姪惡外親發各處衛分見丁充軍的
只留一個壯丁在一衛當軍其餘發別衛分
當軍的都放回去爲民當差聽補軍役欽此
十一月初一日禮部尚書呂震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黃子澄齊泰等每這一起事已被顯戮家

男子婦女有發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
及各官家爲奴給配使喚習匠等項都在赦
前了您禮部便行文書取出來放回原籍爲
民當差田產房屋等項都給還他充軍者亦
宥爲民欽此

十一月初二日早朝於西角門覆奏黃子

澄齊泰等家男子習匠充軍婦女發教坊司
錦衣衛浣衣局各官家爲奴給配使喚習女
匠配象奴一體赦放等因奉

朝聖彙編 卷二十一
聖旨是便宜那鄧散騎家三個婦人也放回去
仁宗皇帝撰長陵碑 建文君雖已追廢猶稱
曰君書其沒猶曰崩當其在位時猶每事尊
之曰 朝廷

往病于臨江府曾見士夫傳錄

仁廟由南京乘飛雲車至京師赦姦黨尚以
皇太子令宵行未及卽位也其側隱哀矜出于
聖性如此非臣下所建白也

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出南園漫錄

天順初元

英廟復辟因思建庶人等淹禁欲寬之一日謂
少保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卽日白

皇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乃遣中
官於鳳陽造房屋 勅軍衛有司供給薪米

朝野彙編 卷二十一
器用聽其出入給與闈者二十人婢妾十數
人造太監牛玉入禁諭意建庶人且悲且喜
不意

聖恩如此庶人時年五十六吳庶人已歿尚有
庶母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餘者庶人入禁
方二歲逮出不識牛馬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對此非細事宜諭外廷
次日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

宗室至親也哉建庶人等幼爲前人所累
拘幽至今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
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
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眷念親
親之意宣畢人人感嘆以爲帝王美事云
黃叅議金鳳陽定遠人也言成化中曾見二
建庶人內官呼爲大哥見生員通不識內官
爲言之皆唯唯其時亦老矣而身材甚矮

南園漫錄

弘治間台州府人繆恭學古行優晚年赴京
上六事其首繼絕嗣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
懿文太子祀通政司官見恭奏疏罵曰蠻子
何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 詔勿罪恭
釋回原籍

萬曆十二年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屠叔方
題爲忠臣已褒外親未宥懇乞

聖恩推廣

明詔大慰忠靈以培

聖代綱常事臣惟君之立國莫大于綱常臣之
事君莫先乎忠義國無綱常雖明備禮樂亦
虛文耳名教奚賴焉臣無忠義雖奔走勞績
抑末節耳緩急奚倚焉故夫培植乎綱常者
正以振揚乎忠義也褒卹乎已往者正以激
勵乎將來也若革除死事諸臣實

太祖培養正士已蒙

皇上卹錄久矣可不及今推廣以慰忠靈以作
士氣乎臣切見

朝野彙編 卷二十一
陛下登極首頒

恩詔內開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
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

之之語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
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
卽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

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卹錄欽此下

詔之日四海臣民無不踴躍思奮但褒表忠魂
尚屬未盡蓋忠臣旣沐建祠交遊至今遠戍
苗裔已蒙

卹錄姻黨猶蔽覆益恐

九重之恩一日未推則諸臣之日一日未瞑也
且

皇上近日嘉納言官聿新紀法奸貪邪媚黜罰
無遺臣工警懼矣而又

召用忠賢培養元氣此秋殺春生之天道也獨
於前項諸臣體悉未至豈所以快忠義而勵
將來乎臣竊謂事功節義本非二事必有
成祖之功救民水火於上然後不負於君必有
革除之節身任綱常於下然後不負於臣則
諸臣之有補於世道質之

成祖而有光者也然一時死義之多邁千古未
有之盛抑獨何哉惟

太祖培養之也深故諸臣秉持之也正惟平日
忠義之念重故一朝死生之際輕古稱商家
一代人心風俗臣謂

高皇作人之化更過之矣有臣如此則在前代
尚宜曲爲表異况當代之臣乎未宥其身尚
宜宥其外戚况先錄其裔乎故以大法律之
則錄其裔而戍其戚非中正之典刑以大義
卹之則慰忠靈以振士心實無前之曠舉然
此非臣之臆說也實

列祖意也

皇上意也特先後奉揚諸臣一時思慮之未及耳臣敢究其顛末外親牽連一節詳在軍冊歲歲清勾累死全戶十而九矣如江西鄱陽縣忠臣胡閏一族赤矣內親盡矣尤抄解外甥至都察院分戍盧龍開平山海三衛今其子孫死絕無嗣載考紀傳如遺忠錄吾學編野史諸書備見

成祖褒忠至意而姦惡外親一例獨為陳瑛所蔽故史傳志記略而不書海內儒生多不及

考抑鬱二百年有由然矣

成祖即位之歲壬午八月得建文諸臣封事千通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十一月陳瑛請追戮諸臣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永樂七年陳瑛又請窮治外親全家抄解都察院見丁不拘多少盡邊衛永遠充軍一丁一衛恣意撥解父子兄弟分割四離練子寧戍邊姻戚數百人黃觀數十人齊泰姻黨陽彥甫六

朝野彙編 卷二十一
歲遣發胡閨外甥史遇通十歲以下肩挑籃
筐而去其他牽累未易枚舉夫原發不由刑
部評駁不由大理陳瑛恣憑胷臆煨煉成獄
無辜受冤忠良抱憤此不出我朝特選
成祖初意明矣永樂九年三月陳瑛有罪下獄
身死天道

聖明至今炯炯良可畏哉至永樂十一年
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又
諭法司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來告者勿理

此非

成祖之至意乎

仁宗卽位之歲

恩宥內開比先奸惡外親見丁發各衛充軍的

止留一個在一衛洪熙元年復

諭羣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

詔從寬典此非

仁宗之至意乎逮我

皇上又特仰遵

朝野彙編 卷二十一
列祖遺意立祠表墓錄廕後人然而外親遺裔
猶在戌籍實爲

聖世之缺典也則夫波及軍丁一體赦放誠今
日所當汲汲者臣又伏思

詔云生長鄉邑特爲建祠今省城有祠各府州
縣士民未獲快覩况鄉村父老爲忠臣扼腕
近二百年尚不盡知褒表至意則州縣專司
之設似爲不可缺也又云卹錄墳墓苗裔今
奉行已逾十年卹錄未見一舉徒事虛文鮮

布實惠則責實之典似又不可缺也如果臣
言不謬乞

勅該部通行直省著令有司軍衛備查前項外
親有在戌者並宥還鄉不願回籍者聽如死
絕者倒除戶籍不得永累里長更令諸臣生
長鄉邑各建專祠祀於死節之日仍量贈官
賜諡用示殊榮以垂不朽其墳墓苗裔儻有存
者悉遵

詔旨從實奏

聞卹錄而又頒行勘合立限完銷俾得布我
皇上實意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百歲之前卽
天下後世之臣生於其鄉守於其土者覩二
時之盛典感事臨卹欽天順之日以量觀宜
聖代之殊恩幡然皆曰爲臣之當死忠也如此
國朝之不負忠臣也如此剛正之氣勃然而
生忠義之臣充然在位其爲
國家之利賴豈不多哉夫重名教而堅臣節
在

太祖旣已儲養於前振綱常而勵士心在
陛下誠復培植於後則其道同而其功同矣臣
何任戰越仰望之至謹
題請
旨等因於萬曆十二年二月內具題奉
聖旨革除年間被罪諸臣除齊泰黃子澄外其
方孝孺等連及罪累的著查勘的確具奏免
豁該部知道

禮部覆

臣等竊惟立國於天地以綱常爲先致身於
朝廷以忠義爲本是以叩馬之賢獨異倒戈
之衆漆身之士足愧二心之臣自古聖帝明
王代天撫世莫不表揚大節蠲貸私讐誠有
見於風化之本也今按革除間死難諸臣或
慷慨殺身或從容就義甚至刑及妻孥禍延
族黨曾不一動其念其盡忠所事有死無二
真足以維世教植人紀矣委應遵奉先年
詔旨及依御史屠叔方所奏建祠表墓錄裔易
名以慰忠魂以激臣節萬曆十二年三月初
六日禮部尚書陳經邦具題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

兵部覆

臣等議照革除諸臣雖經累
朝卹錄褒崇當時姻戚交游株連發遣未經釋
放者事出無辜情有可憫久未議除委無以
慰忠魂而昭

聖澤今御史屠叔方乞要通行宥赦查與

朝野彙編 卷二十一
恩詔相合深於名教有補查勘的確豁免
明旨極爲詳盡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
院轉行各巡按御史通行司府州縣衛所弔
取節年軍冊備查革除年間被罪諸臣除齊
泰黃子澄外其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不
拘見在死絕遵奉

明旨務查世代遠近接輩來歷明白的確開具
奏免以廣

皇仁內有族黨親戚墳宅資產久在戍所者若
一槩遷移回籍恐於人情反有不堪聽其自
便願回者給與印帖放回不願回者給與免
帖仍在戍所附入民籍隨住該衛所卽將冊
內軍名消除不許復行勾題本部仍載入考
成簿內通限本年十二月終奏報萬曆十二
年三月初六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張學顏
等具題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

萬曆十三年二月初七日江西撫按馬文煒
韓國禎各一本忠臣已褒外親未宥等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

胡閨妻舅方均西隅二畝見在方彬方模方
栢住西門外城濠

胡閨孫女壻祝靜安三四都十畝見在祝王
保係已故詭名

胡閨外孫陳興祖西隅六畝六甲坊長見存
陳忠陳憲宗見住東門外灌子巷

胡閨外祖父顧名關五都一畝見存顧旺顧
鑾顧永堅

丁善興女壻董道源後山隊二畝見存董文
秀董四六見住府城大龍橋南坐西朝東

其存六戶一十一丁其餘四十一戶一百
三丁俱死絕

兵部覆查類直省奏奉

聖旨是

兵部武庫清吏司將忠臣累遺宥免軍數并

各省直撫按已未報到開後

陝西浙江江西福建四省共宥謫軍人一
共千七百六十二名內

見在著伍軍人共二百二十七名

丁盡戶存軍人共三百九十名

丁盡戶絕軍人共一千一百四十五名

一題覆陝西忠臣景清累遣軍人共三百六
十三名內

見在著戶軍人十六名

丁盡戶存軍人一百八十名

丁盡戶絕軍人一百六十七名

一題覆浙江忠臣方孝孺等累遣軍人共七
百八十四名內

見在著伍軍人九十三名

丁盡戶存軍人一百零一名

丁盡戶絕軍人五百九十名

一題覆江西忠臣練安等累遣軍人共三百
七十一名內

見在著伍軍人一百零五名

丁盡戶存軍人九十七名

丁盡戶絕軍人一百六十九名

一題覆福建忠臣陳繼之累遣軍人共三百

四十四名內

見在著伍軍人十三名

丁盡戶存軍人十二名

丁盡戶絕軍人三百二十九名

一巡撫已報到人一百八十八名

順天 保定 應天

鳳陽 大同 山西 澤州中稱忠臣張昂見查木報

宣府 甘肅 延綏

寧夏 湖廣 雲南

貴州 河南 廣西

遼東 山東 客稱鄉宦陳人登願在戌所

以上俱查無各附卷訖

一巡撫未報到

四川 鄖陽 南贛

廣東

一巡按已報到

順天 真定 宣大

山東 河南 山西

遼東 甘肅 四川

湖廣 廣西 貴州

雲南 蘇松 廬鳳

以上俱查無附卷訖

一巡按未報到

廣東 應天

萬曆十三年六月 日

萬曆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具揭閣臣申時行

謹題今日蒙發下文書內有禮部覆司

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實錄本臣等看得建文年號因

成祖靖難之日詔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

為紀其建文年號相傳以為革除然查靖難

事蹟內亦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則是未嘗

革除也但不稱建文耳

英宗實錄修於成化初年在

景皇帝未復位號之先故仍稱其邸戾王而景

泰七年事跡遂附於

英宗實錄之內該部查復已極詳明其欲請復
年號改正實錄亦為正當但事體重大年
歲久遠如欲更定須自

上裁今

景皇帝位號已復不過於實錄內改正其理

本順其事亦易惟建文年號自

成祖靖難以來並未有請復位號請修實錄

者事由創舉合應會議臣等擅難定擬謹擬

二票進

覽伏乞

聖斷施行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初七日禮科給事中楊

天民一本累朝缺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奏建文年號不宜革除見在

修史乞賜

允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初四日四川道監察御

史牛應元一本為

國史肇修闕典當正懇乞

聖明斷在允行以成

祖德以昭

聖孝以傳信天下萬世事奏建文年號不宜革

除奉

聖旨禮部知道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禮部一本累

朝缺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該禮科給事中楊天民題前

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四川道御史牛應元

題為

國史肇修闕典當正懇乞

聖明斷在允行以成

祖德以光

聖孝以傳信天下萬世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

到部看得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四川道御史

牛應元各奏稱建文年號向奉革除累代因

循未經議復乞

當日之事矣先是

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薨逝卽立太孫至
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御宇凡
有四載暨

成祖文皇帝以靖難登極遂削去其年號而
高廟實錄於是有一十五年之稱矣夫

太祖在位實唯三十一年而三十二年以後安
得尚蒙洪武之號建文旣已負扈臨朝薄海
內外奉有正朔矣一旦革而除之無乃非所

朝野彙編 卷二十一
以示信于天下乎說者以爲一時宣力歸命
諸臣或自暴功伐或自生嫌忌隱忍而曲爲
之諱實非我

成祖文皇帝奉天靖難之本心臣等在今日亦
未敢深論也唯是前代更朝易位非一見矣
卽失國喪師之主聞有革其命者不聞革其
年也故餘分閏位猶得相仍而稽古者有所
考焉當建文繼緒孰不知君之有孫而紀年
頒朔遠近華夷鮮不奉行而欽若之矣時緣

輔佐非人以致發難啓釁旋知天命有屬乃
遜位而出亡似亦達天而與昧時者亦自有
間乃遽令名號泯泯無聞此其于理似亦有
未順者夫所謂革除云者不過欲使後之人
不復知有建文耳今歷年二百歷世十葉朝
野靡不知有建文君者其實不容掩也卽今
日之聞已不可塗何況後世竊意天下萬世
自有耳目禪官野史各有紀載而欲以建文
之紀年作洪武之虛號得乎此其于勢似亦

有難掩者且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國統者我

明之國統世世相承以及我

皇上未嘗有一日之間也以

太祖而視後則

成祖建文等子孫耳以我

皇上而視前則

成祖建文均統承也

祖以天下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

義建文委天下旋而歸之

成祖益以彰撥亂之弘功

太祖亦何所擇於若子若孫哉卽今以

太祖之所親授而革除之無乃非貽謀之意或

亦非

成祖善繼之心乎

祖孫一脉血氣原自周流而因此廢彼該科所

云宗誼之謂何此其于情亦容有未愜者况

乎師曰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

更朝易肆之舉

成祖之嗣服也以戡亂建文之出亡也以遜國其名正其言順何嫌何疑蓋事有迹異而道同者政無假掩飾以起後世紛紛之疑耳此蓋揆之于事亦似有不必爾者夫于理于勢于情于事皆可而革除之年沿襲未復則以因循苟且之意多而觸忌冒嫌之心重耳然臣等復因是而考之

太祖之定天下也他務未遑而首命儒臣纂修元史且于元主以順帝諡之我

成祖卽位之初猶稱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尚有不念舊惡之旨至于我

皇上登極一詔內開革除被害諸臣令各地方有司祀于其鄉其墳墓儻有存者仍厚加卹錄而萬曆十六年允本部題覆國子監司業王祖嫡之奏特復

景皇帝實錄俾纂修改正仰見我

二祖正大光明之業等于天地而我

朝野彙編 卷二十一
皇上淵弘充塞之心固符于

二祖也夫元史可修柰何失其實于當代勝國
之君可謚柰何削其號于本朝景泰之位號
可改柰何斬其名于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尚
可褒卹柰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沒于百世之
後由斯以談不獨非

太祖之心非我

皇上之心卽

成祖之心亦有不自安者矣方今

皇明在上善繼善述表揚

祖德祖功以彰大孝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別
議更張而建文位號在昔年原無降削之文
亦無憑議復惟及此纂修之時特
命秉史局者于

高廟實錄之中摘洪武三十二年以逮三十五
年遺事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
其年號仍修葺爲少帝本紀示不泯沒而其
間疵政過舉自不能曲爲隱諱

成祖靖難之烈固奕世而有光而建文在位之
蹟亦同殷監而不爽慰幽魂于九原昭大義
于天下微顯闡幽信今傳後其裨益
國體而增光
聖德非渺小者伏候

聖明裁定惟復以鉅典湮于累朝正史創于今
日而公論聞于百代義不厭乎詳審且史局
初開方草創各志傳或俟纂修
帝紀聽總裁閣臣題請

勅下多官虛心會議容臣等另行題請定奪奉
聖旨建文事蹟著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欽此

建文朝堊彙編跋

予讀建文四年間諸家載籍乃知
 此為易道之固然而繼世之一揆
 也何者其位則屯之天造州昧宜
 建侯而不寧之位也天下初定一
 時昆弟相皆膏為之出死斃亡
 陰願同得者如出震上賢未足

以語寧此也其時則秦之包裝用
憑河勿止之貴也法出始主宜於
舍矣輯睦用底守文稍事更張則
一變而為明夷者傷也傷於外
者必反於家此自唐虞已即不免
若朱均之不肖是也惟三代繼體
大夏啟太甲成王皆以輔相得人
克紹前業然猶大戰於甘柶宮是
放釁起三監其他若秦之二世漢
之孝惠昭烈晉武之後主惠帝亂
階於骨肉者居多至如六代之義
符簡文衡陽煬帝猶之乎五季之
爻貞齊王隱帝而明宗世宗則之
明易他姓唐之建成猶之乎宗之

德昭而之之金真六復早世火都
創業之主非大聖人火豪傑則大
奸雄獨於此後地分最難為繼故
苟非其人則必奪其年而釀之禍
往、若合在契物未有若建文君
臣罹禍之慘赴名之篤即覆宗去
國極辱窮誅之事書之篇策至今
讀之猶能使人可悲、涕髮上指
而昔形裂者誠、百年來未有之
是聞也第

文皇赫怒去其紀年者革之所謂改
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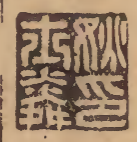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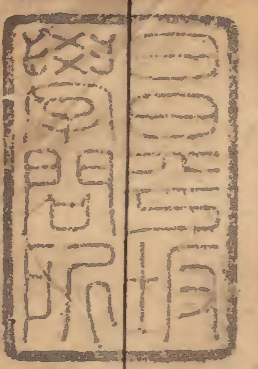
今天子用言者議俾存一代昭穆之
復之所謂敦復也夫革也改也均

之乎易道之不得不然者也然達
文編年列傳之詳無過於姜氏秘
史及許黃門華朝志鄭端簡遜國
臣記顧以是編較質多論紀載異
同事詞懸判而諸臣之外尚有修
撰劉現尚書徐公刑部侍郎金公
御史大夫司中御史王玘按察使

李文敏出縣張彥方訓導林火同
進士陳周王高都指揮鄧戩陳鵬
指揮滕聚丁良賈榮朱彬火兒灰
哈三帖木必子戶蘇瓖奉初何公
內官長壽布衣王賓朱進松奇黃
墀陳子方雲門寺僧耶溪玉華樂
清三樵者阜隸茅印仔此又送沈

朝華集卷之六
四
湮之中表揭姓名以報此三十餘
人一德忠義也吾郡死建文事者
有憲副程公本立郡守楊公任楊
獨以轉匿姚善受赤族之誅雖當
昔聞此怖慄名死今一展卷翻覺
燁一有生氣而侍御屠公不獨為
諸公疏表初墓寬釋其累更為褒

刺散正以俟良史其揚扼忠賢於
二百年後其功何必在程楊二公
之下葬與今子昆季幸分刀削六
得為
此編忠臣輒為後其管言如
鹽姚士葬謹跋



朝華集卷之六

友

七



南無阿彌陀佛

五

五

1 201

